

窗口与桥梁

中国作家演讲集锦

WINDOW AND BRIDGE
SPEECHES OF CHINESE WRITERS

铁凝等著 作家出版社

会的“良知”，这种说法，其实我并不是非常赞同。因为它赋予了作家太多沉重的责任，也赋予了他虚幻的符号光环。难道律师、大学教授、医生、公务员，就不是社会的良知了吗？结果，有关作家责任感的问题，常常因此而变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道德问题：有的作家以责任感标榜自己，以掩盖自己拙劣的艺术水平；而有的作家，则反其道而行之，以放弃责任感标榜自己独特的个性，追求一种叛逆的表象。在中国传统社会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，也常常会表现为一些两极化的道德立场，比如，要反映民间疾苦，抨击权贵，关心国计民生，天下苍生，例如，孔子讲文学应有“兴”、“观”、“群”、“怨”的功能，非常强调文学的社会效果。而另外一些，则对此表现出“出世”的态度，如庄子则有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之说，强调文学要脱离功利目的，追求精神的自由。

其实，无论是显在的干预者，还是隐在的隐者，文学都不能回避社会责任的问题。作为一种次级的意识形态权利，文学，应该是社会的“麦田守望者”，他为麦田的丰收喜悦，为麦田的安全呐喊，为那些在麦田边玩耍的孩子操心，而不应该做那个种田的或者收割的农夫。这里，其实还隐含着一个问题，就是作家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，这包含着两种倾向：一种倾向认为，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，一定要直接干预和表现现实生活。梁实秋当年的“与抗战无关论”之所以受到批判，胡风后来的“到处都有生活论”之所以受到批判，皆与此有关。在中国50、60年代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中，就直接印证了作家要深入生活的理念。写士兵的生活，

在网络上发表呢？难道某些网络作品高达几千万次的高点击量不吸引人吗？我认为原因还是在于网络文学尚未形成健全和有效的出版机制，因此难以与传统的出版社和纸媒书籍相抗衡。

其一，中国的网络文学基本上都是免费阅读，网络是个没有门槛、没有界限的平台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品在网络上涌现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，好作品难免有被淹没的遗珠之憾。关键在于，免费阅读造就了点击量虚高的假象，如果统统是付费阅读，点击量还能创造几千万次的奇迹吗？在我看来，这正是互联网阅读的优势和劣势所在，先不说你要面对浩如烟海的原创网络文学去淘沙拣金，就是一部优秀作品，你能忍受几天几夜在网络上阅读吗？归根结底，我认为网络还是一个传播信息的集散地和娱乐场所，不是阅读严肃作品的图书馆。

其二，网络文学与传统写作一样，需要培养作家的读者群。举例来讲，我的书每年都由出版社重印，已经出版近二十年的《大国之魂》和《中国知青梦》今年再版和重印达10万册之多，累计印数已经超过100万册。但是这两本书放在一家著名的中文网站“中文在线”付费阅读，去年仅付给我333元人民币（约合50美元）稿费。

其三，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网络文学大多数相当于文学爱好者的“习作园地”，我曾被邀请在几家文学网站担任顾问，与一些网络文学爱好者有所往来，他们的身份大多数都是在校大学生和热爱文学的青年作者，按照我对他们写作能力的

使他的牛仔裤都崩裂了。麻雀被震落下来和牛仔裤的崩裂，使这两个事件一下子变得与众不同，变得更加触目惊心，变得令人难忘，我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一下子读到了文学中的现实。如果没有那些昏迷或者死亡的麻雀铺满了公路的描写，没有牛仔裤崩裂的描写，那么两辆卡车相撞和一个人从高楼跳下来的情景，即便是进入了文学，也是很容易被阅读遗忘，因为它们没有产生文学中的现实，它们仅仅是让现实事件进入了语言的叙述系统而已。而满地的麻雀和牛仔裤崩裂的描写，可以让文学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里脱颖而出，文学的现实应该由这样的表达来建立，如果没有这样的表达，叙述就会沦为生活和事件的简单图解。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和事件总是转瞬即逝，而文学却是历久弥新。

我们知道文学中的现实是由叙述语言建立起来的，我们来读一读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诗句。在那部伟大的《神曲》里，奇妙的想象和比喻，温柔有力的结构，从容不迫的行文，让我对《神曲》的喜爱无与伦比。但丁在诗句里这样告诉我们：“箭中了目标，离了弦。”但丁在诗句里将因果关系换了一个位置，先写箭中了目标，后写箭离了弦，让我们一下子读到了语言中的速度。仔细一想，这样的速度也是我们经常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，问题是现实的逻辑常常制止我们的感受能力，但丁打破了原有的逻辑关系后，让我们感到有时候文学中的现实会比生活中的现实更加真实。

另一位作家叫博尔赫斯，是阿根廷人，他对但丁的仰慕不亚于我。在他的一篇有趣的故事里，写到了两个博尔赫斯，

有一晚他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山里迷了路，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他要去的村子。他在山上乱走了半夜，黑暗中突然看见附近有一些不断增多的绿色光点，他遇见了狼群。他急中生智打开随身带的照相机闪光灯拼命冲着狼群闪烁，一边快步奔逃。当他暂时甩掉狼群时意外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座桥。桥的对面竟然传来狗叫，有狗叫就有人家。他欣喜若狂地借着闪光灯向桥上照射，这才看清原来那不是桥，是架设在两山之间的一段狭窄的大约30多米长的木头水槽。他听见水槽里细微的流水声，水槽下面是幽黑的深谷。他无法知道那水槽能否承载他的重量，但他没有退路，他必须通过这水槽到达山对面，不如此，说不定他会被野兽吃掉。于是，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奔向那水槽，他骑在水槽上，一分一寸地向前挪着自己的身体，水槽在他的体重之下不断发出似要断裂的吱呀声，让他随时觉得他已死到临头。可他并没有停止挪动，他终于骑着水槽到达了“对岸”。他昏了过去，天亮时才被村人发现。村人惊讶地感慨他的勇敢不可思议，他却说他勇敢其实是因为吓坏了。

有时候勇敢并不一定从勇敢中产生，对没有退路的恐惧也能激发出人自身所未知的勇敢。

我想到了作家对文学的创造。成功和成名会使作家产生满足感和安全感，而长久的安全感会让我们变得麻木和满足，使写作成为一种惯性。作家应该有能力使自己的写作遭遇危机，敢于让自己将要“死”去。敢于恐惧，也敢于勇敢，我们才有可能遇见创造之路上的山谷水槽——那逼迫你打破常

今天，疯狂地获取金钱的作为，被经济理论包装着，空前放大。物欲侵占了心灵，科学压倒了文学。文学有什么用？艺术有什么用？它的用处好像就是放到拍卖场上，让富人们来评估和宣判它的品级和价格。

但是，艺术是有用的，文学是有用的。

三千多年前，中国西周王朝派人到各诸侯国去采集民间歌谣，也鼓励官员和有文化的人创作诗歌，那是很把文学艺术当宝贝的——比青铜器更重要的宝贝！商王朝有很好的青铜器，可商朝被周武王灭了。商朝覆灭不久，武王去世，武王的弟弟周公负责辅佐年幼的君主，周公便是当时国家的实际最高领导者。发动去民间采诗和鼓励诗歌创作的就是周公。几百年后，这些诗歌被孔子收集整理成教育人的课本之一，就是《诗经》。我看，中国《诗经》的出现，用来说明文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，大约是个经典例证。

中国历史上，殷商时期的人讲贫富，西周时期的人讲贵贱，为什么有这转变？讲贫富，就是追求富。殷商富不富呢？汉语中有“殷富”、“殷实”之词。所谓“殷实人家”，那是讲民间家庭积蓄充实。我们由此是可以遥想殷商之富的。但殷商灭亡了。

为什么灭亡？后人多说是殷纣王的残暴招致灭国！我以为殷的灭亡不能仅仅归咎于纣王一人的残暴，而是统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丧失了道德精神，导致一个富国覆灭。中国有句话说：“殷鉴不远。”离殷最近的是周，周公汲取前车之鉴而倡导德治，这是周朝最显著的特征。

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其间我先后出版了《梨花湾的女人》、《多彩的乡村》等数部长篇小说。发表了上百篇中篇小说，代表作品有《年前年后》、《乡镇干部》、《穷县》、《穷乡》、《村民》、《村民组长》等等。创作中，我有意识的多次从县写到乡写到村写到村民组写到村民家，再回过头从村民家写到县，使作品形成系列。于是这些作品被评论家评为“乡村系列小说”和“乡镇干部系列小说”，尤其是后者，在写“乡镇干部”上，我是开辟这一方新“园地”的主要作者，为文坛收获更多的丰硕果实做了有益的探索。

我的作品的特点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，通过他们彼此交往过程中一串串的生动语言，通过一件件关系农村变革中的新事件，从而表现当下乡村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。并使这些文学人物走进读者心中，走进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史册。纵观我的作品，可以看到几十年里中国农村变化的每一个时期，以及每一个时期独特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内容。著名作家王蒙在评论我的作品《年前年后》时写道：这是描画当代中国农村生活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由于我的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，主要人物形象生动，语言活泼幽默，因此，许多小说一经发表，立即就引起影视界的关注。于是我自己又在很多年间兼做编剧。中国当今著名的喜剧演员赵本山早先演的电视连续剧《一村之长》（8集）和《一乡之长》（20集），前者是根据我的中篇小说《村长》改编，后者剧本是我创作的。上世纪70年代，电影《青松岭》曾产生过很大影响。当那些老演员大多数人还在世时，人们

顿饭我起码收获二三十个小故事或精彩语言，后来都写进《年前年后》这个中篇小说里。这篇作品日后获得首届“鲁迅文学奖”中篇小说奖，并与我的其他几个中篇改编成电视连续剧《大人物李德林》。李德林就是《年前年后》的主人公，他从县里派到乡下工作，过年时回县城家里，盼着与自己的第二位妻子于小梅快快乐乐的过个年。但他身上所承担的工作以及家庭生活出现的新变化，却使他无法身心放松。他为乡里的工作奔忙，为于小梅的情变着急。不过，他也有自己的快乐，他觉得他在实现着人生理想，面对新的一年，乡里的各项工作在自己的努力下已经展现了很好的开局。于是，在这一年间最美好的“年前年后”的日子里，“李德林”把一个人的快乐与更多人的快乐结合在一起，由此他的精神世界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。

承德是山区，早先路不好走。我下乡最好的车辆是旧吉普车，开到哪就吃住到哪。在乡镇，睡不在家干部的床被。在村里住大队部，沿途住大车店。吉普车门漏风，有年腊月去承德北部的围场县，寒气钻进大腿胯骨缝儿，疼了好几个月，难受得很。但一看见发表的新作，就全都忘了。

即便如此，待到要写一部新长篇时，又会觉得心里没根，于是我又想办法去一个村里住了半年。住在村里是要干事的，事又多又复杂，忙得根本没空想写作。等到结束了回到城里家中，睡醒一觉想想，那哪是去干了半年农村工作，分明是在创作素材堆里钻了半年。结果往下写了一两年还有的可写。